



上圖  
提姆·威考克斯2023年作品「螢幕臉孔」系列 Tim Wilcocks, From The Screenface Ones, Digital C-type prints, 60×48cm, 2023. Courtesy the artist. Photo: Tim Wilcocks

下圖  
蘇尼爾·古普塔2023年作品〈自拍照〉 Sunil Gupta, Self-Portrait, Archival inkjet print. Dimensions variable, 2023. Image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Hales Gallery, Matera Gallery, Stephen Bulger Gallery and Vadehra Art Gallery. © Sunil Gupta.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2024. Photo: Sunil Gupta

右頁圖  
克萊兒·帕廷頓2021年作品〈女兒〉 Claire Partington, Daughter, Glazed earthenware and mixed media, 83×38×30 cm, 2021 © Claire Partington. Courtesy the artist. Photo: Claire Partington



多面體的探索。這位現居洛杉磯的藝術家以大型金屬立體作品聞名，作品內部的光源與反射面相互作用，創造出無限重複的視覺效果。當觀眾注視這些作品時，彷彿進入了一個不斷自我複製的鏡像世界。反射空間讓人想起無盡的宇宙與虛空，詹姆斯的作品於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營造出一種吸引觀眾深入凝視的張力。

### 金屬反射與工藝：當代雕塑的技術與文化轉譯

當談及金屬雕塑，觀者往往會聯想到亨利·摩爾（Henry Moore）或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的作品，它們的表面呈現出銅綠色澤，彷彿經歷了數個世紀的風化。這種時間的視覺效果可透過化學處理達成，就如同手工拋光的鋼材可透過化學處理去除氧化層。要實現鏡面效果，需要在工廠或鑄造廠中，透過專業技術逐步以愈來愈細緻的研磨材料打磨表面。

在當代藝術實踐中，藝術家們採取了不同的創作策略。傑夫·孔斯、烏戈·羅迪諾納（Ugo Rondione）和保羅·莫里森（Paul Morrison）等藝術家借助製造商的专业技術來實現其藝術願景；而蒂齊安娜·洛倫澤利（Tiziana Lorenzelli）則發展出獨

特的製作技術，保羅·德雷茲（Paul Derrez）更致力於手工製作。然而，無論採取何種製作方式，這些藝術家都致力於創造能夠反射光線、週遭環境和觀者的表面。

東尼·克雷格（Tony Cragg）的創作完美體現了這種追求。在雕塑作品〈觀點〉（Point of View）中，這位英國藝術家靈活運用玻璃、樹脂、青銅和鏡面不鏽鋼等材質，創造出兼具歷史感與未來感的形式。其作品既呼應了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在聖彼得大教堂的螺旋石柱，也回應了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一戰紀念碑〈無盡之柱〉（Endless Column）。

展望的創作體現了東方傳統與當代技術的結合。自1995年起，他開始創作大型反射性金屬的「太湖石」，將文人雅士收藏奇石的传统，透過現代工業技術重新詮釋。他的團隊以精湛的技術，從以鋼片包裹真實的石頭開始，最終打造出富有哲學的當代雕塑。

蘇博德·古普塔（Subodh Gupta）的〈人民之樹〉（People Tree）巧妙轉化了文化符號。這件坐落在加州的裝置作品以印度國樹榕樹為靈感，藝術家運用拋光不鏽鋼廚具重現了榕樹特有的主幹和氣生根系統。透過將日常廚具轉化為藝術載體，古普塔不僅創造了具有文化深度的作品，更以榕樹的形象象徵性地探討了「紮根」的生命概念。

### 從自畫像到自拍：數位時代的自我凝視

攝影術的發明徹底改變了自我紀錄的方式。從早期僅限上流階層使用，到柯達布朗尼相機的普及，使一般大眾也能記錄生活點滴。1960至1970年代，拍立得相機的興起更是一個重要轉捩點。安迪·沃荷（Andy Warhol）可說是這項技術最著名的實踐者，他拍攝了超過10萬張紐約名人（包括自己）的拍立得相片，可說是網路社群媒體影像的先例。

在智慧型手機普及的今日，人們雖頻繁自拍，卻鮮少思考數位映照中的自我本質。社群媒體助長了自我沉迷的文化，美顏濾鏡和圖像修改程式使「完美時刻」的概念褪色。這樣的現象也成為藝術家解構的對象。辛蒂·雪曼的Instagram創作如同一根尖銳的針，刺破了自我欺騙和諂媚的泡泡。年輕藝術家如D. 史密斯、朱諾·卡利普索（Juno Calypso）和史都華·桑德福德（Stuart Sandford）也深入剖析了同時代人對自我的著迷。

提姆·威考克斯（Tim Wilcox）的「螢幕臉孔」（The Screenface Ones）系列展現了獨特的協作方法。他透過社群媒體尋找拍攝對象，讓他們先用自己的手機或筆記型電腦拍攝初始照片並進行編輯，再請參與者手持照片，用專業數位相機捕捉最終影像。威考克斯認為這個過程體現了攝影的協作本質，同時也關注這些影像將如何融入拍攝對象的線上身分，展現數位時代影像創作的多重性質。

英國雕塑家克萊兒·帕廷頓（Claire Partington）的〈女兒〉



（Daughter）則巧妙融合了古今元素。這件雕塑作品呈現一位年輕女子在遛狗時自拍的日常場景：她倚靠垃圾桶，身著印有「Daughter」字樣的連帽衫，而手機螢幕中卻映照出波蒂利筆下維納斯的容顏，創造出跨越時空的視覺對話。

印度裔藝術家蘇尼爾·古普塔（Sunil Gupta）的作品則觸及更深層的社會議題。透過長期記錄自己和其他少數族群的生活經驗，特別是他感染愛滋病毒後的醫療歷程，古普塔的创作展現了自我影像如何成為社會見證與身分政治的重要載體。

麥可·派特里的《鏡像》不僅是一本關於當代藝術中鏡面運用的研究，更是一次深入探討藝術家如何透過反射性表面以回應當代議題的嘗試。全書橫跨裝置、雕塑、攝影等形式，勾勒出鏡像藝術的豐富面向。書中以鏡面、金屬、材料、自拍為主軸的4個章節，不僅呈現了媒材的多樣性，更反映了當代藝術對這些議題的深入思考。《鏡像》提醒我們重新思考真實與虛幻、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藝術在這個充滿反射與映照的時代所扮演的角色。藉由這些藝術家的創作，我們得以一窺當代社會中，人類如何透過鏡像來理解自我、觀察世界，並在其中創造意義。+